



07217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鄱陽馬端臨

貴山

不諱圖
書繪業
壽著乘

不諱圖
書繪業
壽著乘

經籍考三

經 易

伊川易傳十卷

程子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闕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六

經籍

一

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向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亦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朱子曰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道者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二

求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又曰易傳不看本文亦日成一書

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耳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

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學欠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聖賢之口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爲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間以

文獻通考

卷第七十

經籍

三

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爲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爲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龜氏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

修亦本於陳搏與邵雍之學然考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

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鼂朱之說以爲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陳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 龔原耿南仲注易各二十卷

文獻通考

卷宿美

經籍

四

鼂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場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朱子語錄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者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者一爻攻那一爻者一畫克那一畫全

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疏却添得些佛老
在裏其書自作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
老蘇之說亦有不曉得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
底亦有去那物學理上看得著處又雜辨曰乾上
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孟民維書湯誥中庸孟
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
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
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混
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措
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
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
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
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養學絕世頗惑
之故爲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
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橫渠易說十卷

鼂氏曰其解甚略繫辭差詳

溫公易說一卷

鼂氏曰雜解易義無銓次蓋未成書也

乾生歸一圖二卷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五

鼂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爲生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註云一則靈寂其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靈字恐誤或當作虛無體無生爲主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周易義海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元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爲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

文獻通考

卷宿共

經籍

六

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氏曰審權編義海凡四卷近時江都李衡彥平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爲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見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爲起居郎

張弼葆光易解十卷

鼂氏曰弼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於朝賜號葆光處士後黃裳等再薦詔以爲福州司尸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氏

陳氏曰其學多言取象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溫辨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其閒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即邵氏先天圖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云嘗遇一異人受此歷數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嘗恨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七

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竊惟我先君易學微妙元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修伯長伯長師陳搏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滎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夬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夬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夬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夬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夬賂

其僕於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
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嘗以變
卦圖示秦珩夫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
策問八卦次序夫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
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門後以贓罪
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既知夫竊書乃謂夫
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
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也

鼂氏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受之吳祕祕受之夫
夫又作明數明象明傳道明次例明範五篇

文獻通考

卷宿美

經籍

八

周易析蘊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
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
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疑
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
阮逸易筌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

合

易童子問三卷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爲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

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周易義類三卷

陳氏曰顧叔思撰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固常不一名立標目總而聚之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略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

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九

王逢易說十卷

鼂氏曰逢嘗爲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弼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爲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呂氏易章句一卷

鼂氏曰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略有統論數篇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陳氏曰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竝錄爻辭彖象

隨經分上下爲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鼂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爲注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解釋

鼂以道古易十二卷

鼂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十五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

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至蜀李譔又嘗注古文易遂名曰古易

陳氏曰以道之說曰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爻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奈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散太元測贊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尙書遷固敘傳揚雄法言敘篇云爾卷首列名氏二十餘家文字異同則散見於

諸卦云

巽巖李氏曰鼂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聲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爲八篇呂鼂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鼂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閒遇洛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一

陽楊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温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爲此書又有易元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易圖叢說共十五卷

鼂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元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採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然頗舛誤

陳氏曰漢上經筵表中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

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
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
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
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臣今以易傳
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
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
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上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
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爲一也

朱子語錄曰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

文獻通考

卷宿美

經籍

十一

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無妄剛有外
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
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去此等類按漢上
卦變則通不得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
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者兩卦
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
四卦此謂互體者自那風爲天於上上有箇艮之
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
處多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
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梁谿易傳內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篇訓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并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行數二合十有二卷今內篇闕總論外篇闕訓辭及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書未行於世館閣亦無之莆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得其藏本頃倅莆田借鄭本傳錄今考梁谿集紹興十三年所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錄無書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有序而書實未成邪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三

吳園易解十卷

陳氏曰祕閣修撰鄱陽張輾知常撰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說泰論各一篇

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

鼂氏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氏曰未詳何人蓋爲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

兼山易解二卷

傅家易說十一卷

鼂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
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於陳子惠因亟讀有得焉
靖康中持憲關右死於難故其書散落大半

陳氏曰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頤正撰
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
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
味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
先人舊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
也潛稽易學以述舊聞用傳於家忠孝字立之名
將樞密達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
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爲永興軍
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雍隱居陝州長陽山
中帥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末
提舉趙善譽言於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
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王湜易學一卷

鼂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康節之學其
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
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
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其去取故也

文獻通考

卷宿七

經籍

十四

河圖解二卷

鼂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

或云許堅

或有疑

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

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尙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

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

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

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

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五

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

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脈之流動論

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

其學二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

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

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

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

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眞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足下盤旋予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腳足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所謂由破體之乃成全體則鑪火之末枝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王簿戴師愈者求謁卽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卽如君言斯人而能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戴不久卽死而壽翁亦得請西歸矣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卽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爲得之隱者問

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閒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戴主簿師愈撰乃不啣啣底禪不啣啣底修養法不啣啣底時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版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腳跡下盤旋邪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易正誤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也稱其名曰馭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近世人也据序爲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郭范之說故并附二書冊後

周易外義三卷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七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注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明故曰外義

廣川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道彥達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金華鄭亨仲撰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卦始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邪

鄭東卿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自序富沙邱先生告某曰易盡在畫中當求諸畫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五年而後有所入醫卜算歷之書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於文字而一採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混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爲一言乎天地之大蟲蟲之細皆不出於吾之心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爲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邱先生以爲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邱程字憲古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卿云永嘉所刊本作二冊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山人字少梅

先君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

文獻通考

卷宿六

經籍

九

者必宿儒所著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爲御史省郎游酢定夫誌其墓

凌公弼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館閣書曰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卽其人耶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鼂氏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已聞又考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

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參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爲此書李嘗受學於劉元城

文獻通考

卷宿美

經籍

辛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逍遙公易解八卷 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椿年仲永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景傳所述胡邦衡爲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錄其問答之語也

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 本義十二卷

啓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麤不得如某之說雖麤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入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註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廿

腳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卦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

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者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解難曉處不知是某看到末稍懶了解不得爲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沒理會

陳氏曰晦庵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日本圖書

文獻通考

筮宿五

經籍

卅

原卦畫明著筮考變占凡四篇

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都潔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卦爲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曾種獻之集二程張游酢楊時外及二郭之學爲一書種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鼂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

文獻通考

卷宿亥

經籍

三

易經諸家或脫無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爲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傳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竝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本爲無據云又有程迥

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見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此爲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爲易起於晝捨晝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爲用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廬爲之序

沙隨易章十卷

外篇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廿

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樛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游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卽字也

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錄曰林黃中以互體爲四象八卦林侍郎來言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個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爲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爲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爲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母外

文獻通考

筮宿

經籍

筮

陳氏曰黃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爲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爲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爲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爲朱公所闢也

數學一卷

陳氏曰雜錄象數諸圖說不知何人所錄

趙善譽易說二卷

陳氏曰善譽爲潼川漕

何萬易辯三卷 淵源錄三卷

陳氏曰萬爲辯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萬受知阜陵官至右司郎中知漳州

戴溪易總說二卷

陳氏曰每卦爲一篇溪嘉定初爲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

文獻通考

卷宿七六

經籍

廿六

心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誦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質通蓋亦備考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禪傳二卷 外篇一卷

陳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數曰觀變本之撰著十八變外篇則曰

反對世應互體納甲卦氣之類凡八條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

陳氏曰葉正則爲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

王炎易筆記總說共九卷

陳氏曰炎嘗以上下經解進表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繫辭二卷爲八關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鄭汝諧易翼傳二卷

陳氏曰翼云者所以爲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爲主而附以己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爲善類所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廿七

不可至互相排擊仕至吏部侍郎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所作其說多自得之見也

眞西山復卦說一卷 吳愚準齋易說一卷 馮椅

厚齋易學

中興藝文志椅爲輯註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注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卽爲彖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

改繫辭上下爲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
云

文獻通考

卷佰五

經籍

廿八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四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阬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七

經籍

一

用藏其家書於屋壁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

語於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

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注云伏生

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鼂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

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

篇是也孔穎達曰秦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

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甚至魯恭王好治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經籍

二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

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恭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

傳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旣旌之時而安國爲隸古文特定其所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

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周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爲同敘者同卷異敘者異卷同敘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異敘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謨書經三篇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沿作九共九篇彙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承詔爲五十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經籍

三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

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

既畢會國有巫蠱事

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

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尙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尙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

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竝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竝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竝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四

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尙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

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然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之徒皆不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五

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生口傳而臆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臆錯時

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
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
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
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
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
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
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
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
篇出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恭王壁中書孔安國爲
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
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也
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
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
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
甫謚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
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恭王書校伏生本酒誥
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
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

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
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
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
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
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
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
所爲也視前爲有閒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
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
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
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七

金滕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
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
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
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閒與今文異同孟子載
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
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
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
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
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
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誤有如此

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
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
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
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
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
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鏞鼙短刀何足云
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
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
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
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歎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
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

經籍

八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七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註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授經而申證云

鼂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九

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版刻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爲博士遷河南太守注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畱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鼂氏曰安國古文尙書至晉齊閒始顯

詳見唐孝
總論

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

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注禮記章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尙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

元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卽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

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尙書於外弟梁柳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
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
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
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梭索遺典始得其篇
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
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尙書本所謂古文尙書出魯
恭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
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雄之徒多未之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一

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稱
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
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說所引書及敘皆
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
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尙書自漢以來不
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劉
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

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秦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

等作出來蓋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假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

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

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

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於舜方

止今却說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

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

後諸篇皆然況他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

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閒文章況孔書是東晉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經籍

三

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鼂氏曰穎達因梁費昺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宄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爲尤甚所記撰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三

著人姓氏穎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昺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爲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

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卽馬鄭所註是也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尙書十三卷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四

鼂氏曰僞蜀周德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尙書十三卷

鼂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

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漈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元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旣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考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

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
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閒方顯往
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
者皆古物尙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
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
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
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閒此二十五
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
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
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
傳人誦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尙書廣疏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已
意

尙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尙書集解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
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爲一
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鼂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當景祐三年爲房州
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
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
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
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九篇

文獻通考

登宿志

經籍

七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鼂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
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鼂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
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尙書十三卷

鼂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頗是書於學官用以
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
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語但云其閒殺有不可強通處今姑釋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鼂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兩陽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鼂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駭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允征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裘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九

書義辨疑一卷

鼂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鼂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

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鼂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此李筌陰符經

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爲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

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一

經籍

三

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太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太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太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入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閒其爲謬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況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太象六十八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竝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文獻通考

卷箱五

籍經

廿

鼂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鼂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鼂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最爲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爲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編輯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書禕傳十三卷

文獻通考

卷宿老

經籍

廿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辯曰臣辯曰考異曰詁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辯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熹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熹爲侍郎
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熹浸不平鵬飛說書
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
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
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
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
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
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尙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

文獻通考

卷之三

經籍

三

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
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

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

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辯
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
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

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抵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
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尙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
伯氏太史已亥之冬日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
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
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
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旣廣而漫不可收拾伯
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
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廿四

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
言取尙書置凡閒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
自其流而上沂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
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
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
以是而廢夫世之所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
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
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
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
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菴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菴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辯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五

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傳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千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

蓋嘗是正手澤尙新

先生改本已附文集其中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

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

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

不復識別云

尙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編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朱子語錄曰林書盡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三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朋友道之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略做呂氏讀

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於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僕元肅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

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七

經籍

廿七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

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

所掇擊牴排則似過甚

卷一百七十七終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七十八

鄆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
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
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氏曰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
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
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七十八

經籍

一

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
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
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
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又曰刪云者非

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
棣其章也衣錦尚褻文之著也此鄰風君子偕老之
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
句也誰能乘國成不自為政率勞百姓此大雅節南
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
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

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

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漢書

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三家皆列於學宮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

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

毛詩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

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

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

賈逵竝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

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二

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

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

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

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傳家之學五

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

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

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

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

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厓屋壁之間可以爲

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
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
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
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
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
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
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
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
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
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
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
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
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
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
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
眞僞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詩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
韓之義尙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
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
之義最得其眞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三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四

之則雖宏有餘矣且誦宏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

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釋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竝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氏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

文獻通考

卷宿文

經籍

五

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
易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
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
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
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
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
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
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

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
趙人與河閒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
宗今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
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
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
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
風俗適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
旣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爲之則於理爲
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

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竝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敘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

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鄮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
時世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敘唯詩文明白
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
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
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
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尙多有之若爲小敘者姑
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
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
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八

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
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
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
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
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
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
項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
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
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
無可考者諡亦無甚惡者獨項公有賂王請命之

事其諛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諛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諛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

文獻

通考

卷宿夫

經籍

九

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揜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簿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又論桑中敘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敘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倚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

閒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慙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閒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

文獻通考

登宿茂

經籍

十

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鄆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鑑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

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
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
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
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邪其亦誤矣
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
又何謂邪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
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
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
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一

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
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
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
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
音也邪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
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
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
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
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

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茅苴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

文獻通考

卷禧天

經籍

十一

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芟苴之情狀而已黍
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
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
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
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
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
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
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
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

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三

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鴟羽陟岵之詩
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
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
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
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
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
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
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
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
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

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四

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蘼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襟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

文公謂序者之

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譎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銷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諷誦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爲愛君愛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誦之名而自處於淫譎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誦上矣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鑑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竝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爲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豔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竝讀而後可以爲學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五

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慙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宜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媿之而使

文獻

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眞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丙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眞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旣聞是言也卒爲之羞媿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爲是官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媿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

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意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鄙鄙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

文獻

通考

卷宿天

經籍

七

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如序者之刺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漆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爲懼讓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褻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襟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爲淫奔諛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

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鄘邶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衛之一

文獻

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六

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鄘邶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

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

文獻通考

卷宿天

經籍

充

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誦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養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

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
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
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
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
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
公始以宣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
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
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
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
而爲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十一

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
惟羣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
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
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
老柳不吹絲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
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瞋笑殺儂
鳳凰未必勝徂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
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
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
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

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曰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尙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辯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有引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三

鴟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邴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

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世

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

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

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閒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

存其實以爲鑑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

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

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見其理

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

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

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頌

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尙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已見於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

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洑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扁扁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經籍

詩

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疏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磬尻高之隱語蔡邕黃絹

幼婦之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
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敘之說固有舛
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
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
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竝存則其舛馳
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
敘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玩也
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
三百五篇之有序者竝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
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
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
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經籍

詩



